

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

財用三

足國裕民疏

李邦義

臣等切惟食貨者王政之所先積貯者天下之大計周官嚴九式之條而王制重九年之積蓋以量入爲出酌盈濟虛誠有天下者之不可以一日不講也近蒙皇上軫念積蓄匱乏特諭計部以處理充之計仰見聖明憂民憂國之盛心凡有見聞皆思所以贊廟謨於萬一况臣等待罪該科與聞國計者乎但錢糧之數目浩繁而出入之頭緒紛沓有未易以旦夕曉者昨見該部條列八事以上亦可

謂幾於詳盡矣然臣等芻蕘之見再四訪求猶有一
二可以引而伸之者敢甘隱默不併為我皇上陳
之臣等切惟理財之道莫過于大學一書至謂生財
之道則不過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
者舒而已唐臣陸贄亦曰生財之豐歉在天用財之
多寡在人節之雖虛必盈不節雖盈必竭合而觀之
則開其源與節其流理財者舍是無別法矣方今山
林川澤悉入徵輸夏稅秋糧各有歲額舳舻千里飛
輓窮年其所以充邊儲而供國用者既有成規矣頻
年以來倭虜為患此外復有坐派加派之名養馬
六之費而當事臣工權宜議處至於賦罰商稅寺

事例度牒引錢所以按括之者亦既無不盡矣况今
閩廣鋒鏑之餘殘傷未起淮徐荒歉之後逋逃未歸
而江之右山之東亦且以水溢旱乾紛紛具奏則開
財之法誠不可以一毫復加于民者矣然則處理充
蓄之計舍撙節其何以哉昔人論節財之法有謂在
于革冗員汰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幾也嘉
靖四十年為帑藏匱乏歲用益煩該本科建白已經
議革之矣然所革者不過務司壩驛之流以上曾未
有一議及之者其為省能幾何哉茲且不暇遠舉即
如錦衣衛恩廕之輩踵接肩摩各衙門帶銜之官日
增月盛是雖賞勞酬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濫之費

則不可不為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於後則
所省不既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定
制也况京師之衆皆取於漕糧又率數石而致一
石其徵解搬運之苦不論也柰何其可以易視之查
得戶部所開月糧之數共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
石及查營操總數則止於九萬焉其餘或係錦衣衛
官校人等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憤人等或係各
該匠役人等湊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糧
孔喜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
每月支數十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
農不得而知也錢糧之出數司馬不得而考也各司

上據衛所開來之數即以付之糧廳糧廳止憑

所發之數即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爲
有以逃作在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夫以每月二十
四萬餘之錢糧止養九萬營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
操之軍無益之衆反從而兩倍之若是謂其一一皆
充實用則臣等所不敢信矣伏乞 勅下兵部候各

衙門遵奉

前旨將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

核在京各該食糧人數某項若干某項若干造爲食
糧總冊用印鈐蓋一送戶部一送本科查考如遇支
放之時各該衛所造冊送司十三司須要類齊核實
然後發之糧廳撥支其各該衛所官吏凡遇月終通

將支過扣還之數齊赴本廳註銷如或參差不齊虛
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叅究則冒濫者庶有可懲矣
至於錢糧冗費近年言官已言之屢矣而卒未收節
省之效者其故有二有握韜鈴者或邊事未甚諳一
遇警報輒自周章至虛實未探而調遣先發者矣有
威望頗輕則叅遊等官各自主議有先發後聞有不
可制者矣若此則邊餉焉得而不費哉不知按伏者
兵家之妙筭何嘗責其不調遣謹調遣者無非以節
行糧之妄費而已然均一調遣也行糧之支聞在薊
則有百里外全支五十里外半支之例而宣大等
鎮則未之議焉或者非畫一之法歟近來宣大之

視此鎮為多未必不由此矣伏乞 勅下該部

申飭各邊鎮巡等官今後須要明白哨探詳慎謹遵

其有不遵約束將領聽其指名叅治其各邊鎮行糧應否照例查議則錢糧不患其不節縮矣夫錢糧固貴於節縮而尤貴於措處查得 舊制太倉解發之

銀止以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則處足於民運與夫各鎮屯糧秋青馬草等項奏給耳邇來各邊多事以屯地馬草則稱拋荒棄置久矣一遇缺乏即行 奏討太倉如之何不告匱也近聞有能措處者將無碍草場給軍採打即役其力以脩邊牆而人不為怨者使人人效此則各鎮之中豈無一二可以措處以少省

太倉之萬一貳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移文各邊

巡撫示以

國儲匱乏凡有地方可以措處如屯種

馬草之數不拘多寡儘力區處或於各年民運拖欠

之中設法督追完解以充下年正項之用年終各將

措處過錢糧若干督追完過若干拖欠若干以上年

為額今年省出太倉銀若干造冊

奏繳其有區處

督追數目過多者或

特加廕秩或從重獎賞則激

勸之餘孰無公家之念誰無共濟之心雖不敢大望

亦亦可省十百於千萬矣凡此皆臣等管窺之

見之談無非欲省一分則裕一分之意至於

朝廷用之大則惟在於

聖明留意焉耳再照

社民瘼事本相須手足腹心原係一體則視之誠

容有二焉者近有淮徐等處水旱為災十室九空逃
移過半其糧運之額俱累見在人戶包賠官軍師生
俸糧已稱數年不給其艱難之狀悉具撫按疏中亦
臣邦義夏間差回所目擊者如欲 奏留商稅與改
折二事誠知其萬非得已而該部猶靳弗全與豈非
以國儲為重恐開奏改之門雖知其急未暇理與然
臣等切伏思之淮徐之地糧運之襟喉非他方可比
其荒歉又為數年之積患亦非他處可得而同也失
今不處誠恐枵腹之久或有脫中之呼其於糧運關
係不小是不可不為之慮也况聞商稅數十年來原

係彼中借支之數即全以與之亦不過歸其故物耳
運糧如必不可折亦當權其災變輕重量准二三年
仍行漕運衙門嚴督折銀完解以充軍士月糧正數
則公私兩便而嗷嗷望救之衆亦且幸寬舒於目前
矣至於招撫管田一節事本甚難然非得人以任之
蔑有能濟者臣等訪得漕運巡撫王廷素號清修亦
稱簡靜但處理通變之才原非所長當茲多事之時
兼此重大之任豈可以因循坐待者伏乞 勅下該
部查訪如果臣等所言非謬將王廷改之別用另推
有幹濟有才望者代之至於所屬府州縣官亦須行
令撫按體訪精力才幹者調用庶地方得人而招徠

有道輯寧可望而運道無虞矣

查理倉漕夙弊以裕

國計疏

王國光

雲南清吏司案呈照得 國家收運錢糧立法周悉
而其節目之煩在漕運有輕齎以備兌運有勘處以
慎漂流在太倉有斛量以均出納有官攢以司放支
載在議單各宜遵守但邇來奸弊漸生大失初意若
不及時查理誠恐將來愈無紀極呈乞議處施行案
呈到部看得前項事宜除臣等可以徑行者逐項裁
處外其有事係 題請不得不行改正者謹條列五
事上厘 睿覽伏候 命下通行各該衙門遵照施
行 一議官攢以杜冒濫臣等查得吏部職掌內開

在京倉場副使守支五年之上者比照邊倉事例另
立行款赴選攢典守支六年之上免其省祭在部
選又大同宣府遼東甘肅等處官攢俱以九年為期
或八年前後遇例左官經盤數目不少准令起送又
查近年題准事例在京倉場每厥支剩正糧千石上
下即盤與見年代放官攢起送甲斗發回俸糧截日
信支又查邊倉官攢守支有七八年者繼選之官不
得官事株守則通同為奸回籍則竟至老死故陝西
查盤御史蕭廩議將一年已滿官攢即將任內經手
盤查呈詳撫按逐一查盤明白交與接管官攢官守
支方即與起送如有情弊就便追賠擬罪又經本部

覆

欽依備行陝西撫按欽遵去訖切照

支九年五年六年另立行頭並守選者賞其守
勞也千石上下即與交代者防其希圖年月之弊也
前京通二倉官攢張勉李福等一百餘人係四十四
五等年着役已七八年尚不呈請交盤起送在倉放
債盜米黃緣作弊及查守支剩糧或止一二百石或
百十餘石或二三十石糜費俸糧一歲至三千餘石
籌架等銀數百餘兩其各邊倉場追賠侵沒監禁至
五六年每每亡軀除張勉李福等已經責治起送陝
西地方已經覆行外合無備行京通二坐糧廳照例
將應放年分厥口支剩者先行查數造冊轉行下糧

廳并將漂流米石不候挨陳者附載冊後順序早查
查果該廠應支盡絕即日住糧起送如一時零數坐
支不盡十石上下者責令盤併別廠湊放一體起送
若故行延挨查有過期一年以後者叅呈送問革職
革役干礙各廳人役一例問究其各邊倉場俱通行
各邊撫按凡官攢一年滿日照依陝西事例一體呈
明查盤起送移咨吏部知會不惟清刷夙弊抑且疏
通選法 一議置斛以平出納查得舊例太倉木斛
該漕運衙門造成印烙封識每三年一次給發頭幫
等船順齎到倉轉發應用近來造不如法往往即
上三不依時又無楠木各倉不敢另造耳臣總督

場時備驗糧斛多係破損乃徧加較量每石一
升至二三升者啓官攢捐勒之弊致運官賄補
及其支放又不均之甚因委官脩補六百餘張躬自
復較一一平準分散各倉是以該年運官納米一斛
大約可省二升一石即省米四升一百萬石省米四
萬石計四百萬石省米一十六萬石有餘徃皆群小
偷盜真爲鼠穴但恐以後年分仍復舊習啓弊容奸
相應速處合無咨行漕運衙門查將應造木斛真正
物料照數分給各幫頭船順齎前來送付東官廳交
收具呈總督衙門照依 欽降鐵斛查數成造務期
堅固較印的當分給各倉收放則可多可少隨壞隨

修無後時之誤免低昂之害矣 一申舊例以重輕
齎近據通倉坐糧廳呈稱據各衛所呈驗輕齎銀兩
中間十分之三沿途支費俱係把總關防執照並不
經由管倉管關洪閘等差部官及地方兵備糧道以
致官旗把總通同侵冒呈乞議處等因到部該本部
查得議單欵開輕齎銀兩每幫先給十分之三聽俗
起剥支用仍行各把總官務要催督本總船隻
前進不許相離寫遠如遇盤剥俱要呈明督押
管河管閘管倉鈔關及兵備等官查與前後
起剥米數地里相同批與印信執照准動支
卸運在不經盤剥朦朧虛捏侵費或將原銀卸

物情誤擾運把總以下聽漕司及就近官司查察坐
以侵欺問擬等因通行遵守去後今據所呈運官文
費止有本總印信執照別無稽查係干漕運錢糧豈
容聽其自便行私合無申明議單事例自後各該運
官凡有起剥應支輕齎銀兩務要照例呈明就近部
屬及叅政兵備等官查實批允給與執照方准動支
若到京之日坐糧廳查無前項執照不准支銷俱作
冒破庶錢糧皆為實用而奸弊無所容矣 一查解
納以清隱弊據通倉坐糧廳呈稱羨餘銀兩例該一
分解准二分給軍近該言官議將隆慶二年以後一
分銀兩差部官類解不許運官領解以杜侵漁但隆

慶元年以前俱係各把總及運官徑自領解中間有無盡數赴漕司交割漫無稽查今查自嘉靖三十五年
起支領過銀數職名造冊見在呈乞備行查覈等
因到部臣等查得一分銀兩雖係各衛完糧羨餘實
皆小民辦納正供起運之時分毫不欠且又在部領
上豈容奸徒侵費訪得隆慶元年以前嘉靖三十五
年以後各把總領出前銀不下十萬餘兩或買補原
欠或買貨營運或放債官旗解准者十無一二查得
原解無批廻照對公家所需真同兒戲合將坐纒
原解嘉靖三十五年起至隆慶九年止領解一
銀兩六臣轉送漕運衙門將逐年逐總解去銀兩

目親自清查要見某官交割若干某官未經解項係捏遞虛領某項係挪移別用有無補還中既提追者徑自提追應叅奏者指名叅奏以後年分止項銀兩本部查委司屬官一員督解前去並不許各總領解庶綜核詳悉而奸欺自革矣 一覈漂流以便處補查得議單欸開見貯通庫并以後年分係二分給軍羨餘銀兩凡有漂流奏到并印信執照及上年未完漂欠者一面准令動支補納一面嚴行查勘若有假捏情弊務要追出前銀照侵欺事例擬罪若起欠掛欠即是侵欺與漂欠事例不同不得藉口告援前例等因通行遵守 臣等看得前所謂并有執照

者以所奏未能速勘回報先有執照到部以一事言之也但開載未明往往奸猾運官假作漂流捏買執照地方官員一爲權奸誑惑妄行出給是既已侵欺于先又復誑騙于後揆之法紀豈容輕假然或又以原係彼運之銀抵買彼運之欠於情似亦可通殊不知水次交兌升合不少一路盤剝之費又准動支此銀十分之三若能完納復以其餘給賞處之亦云厚矣乃名係侵欺更爲補買是濟惡而誨盜也彼奸運者信憚而不設詐以媒利乎合無申嚴議革事例以修凡有旗漂流船糧即赴所在督押司道陳告當官手到病除切具奏收糧之日照例減除免晒處補不

方許動支二分給軍羨餘若未經奏到雖有執照
係假捏不得一槩混支以滋冒濫

酌議任官事宜以裨 國計疏 鄭大經

宋臣司馬光嘗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
民言不能兩利俱存也方今 國儲內匱官帑之披
括無遺民病誅求海內之空虛日甚既不在官又不
在民矣毋乃屯政不修而財源日塞邊儲加益而覈
實未嚴以故歛之甚勤取之盡法而時艱無濟也已
屯田之法專官而經理之矣查覈之令詳義而布告
之矣以開財源節財流者亦既講求修舉孜孜不暇
逸矣第善政修復于廢墜之餘奚濟燃眉之急切實

稽檢于尺籍之著難窮影射之奸近閱戶部題覆每
年正額缺至一百五十餘萬此皆張口待哺不容一
毫虧欠不容一時稽緩者也夫以國家全盛之天下
四海雖多故尚稱乂安財用缺乏至此萬一不逞之
變突出不虞潢池之警忽生意外財用所需為第一
急務當事者何以應之豈直諉于難為而遂已之乎
及是時正宜悉心出畫通融酌處若恬然不恤坐以
待乏無異燕雀晏然于堂室之安者其害可勝言哉
臣等待罪該科任人事宜職得與聞敬摠臆見用備
不覽少資 國計諸凡職掌所關者俾令各陳所見
言畢務所急莫先于此而芻蕘畢集庶或有裨于時

報一萬一也

一曰重樞務我

國家通商裕國

財貨舟楫會通之所置關權稅部臣專

勅往督之

蓋取商賈之纖微以資

國用重本抑末之意亦行

乎其間年來當事之臣固有潔已澄源通商利國者

然操柄行私蔑法干紀者亦往往有之夫關市之設

取之民者無為遺利乃不盡利于國顧充嗜利者之

囊橐舛亦甚矣近年題

准輪差府佐一員監收防

範亦云密矣但委多通判部臣不肖者少假體貌即

甘心以聽而不復計其他况錢糧掌于部臣委官不

與名雖監收實無稽檢近日九江鈔關主事楊柟稍

不降節通判郭希泰刼制之因得所侵匿不下數萬

在他關務尤可類推矣當國用匱乏之時顧以自

然之利不充公家之費而以資墨夫之貪良可痛恨

茲欲槩行加額必至橫征而無藝欲折衷定數尤恐

膠柱而難通其要在於得人而已故必擇部臣清望

有聲者不必拘于主事不必限于一司回部之日聽

堂官考察一如御史出差回道之例果操持堅定賦

倍往時者咨送吏部陞授憲職京堂官以示風勸各

府委官輪差推官一員每季更易循序遞差不許推

誤在部臣止據所報定稅商人執票赴委官上納稅

銀項府庫積至一季通查傾銷該府掌印官年終

類總不得增差以浮于數亦不得減省以要于

彼此互稽雖無定額而有定數至于相見儀節

定例以便遵守庶賢者得以自白其心不肖者亦以

有制而不敢放肆矣各該地方抽分小稅所在巡按

通查附報各差部臣一併類詳敢有仍前乾沒者聽

巡按糾治以懲不恪蓋時當括索與其括索無告之

窮民不若因自然之利加處置之法看實舉行未必

無資于國計也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查議通行

邇因考察各差部臣諸涉瑕疵者斥謫不少貸既足

示警矣工部主事楊時喬操持潔白後先草並所刊

權事一書足占素養若不稍加優處無以倡率將來

伏乞 勅下吏部將楊時喬別改清職以示表異部

臣不職者回察即行處分不俟大計以定去留如此則勸懲不忒而人心競勸矣權務之不可不重者一也 二曰革冗員我國家因事建官宜無濫職可裁矣但各衙門事務稍簡而員額浸多因事增置而添註如故匪直廩祿之虛糜事體亦未為妥順也內外各衙門咸有可議者年來錢糧訕乏屢行裁革報到裁減官員率多雜職儒官所省幾何徒茲繁擾在京各衙門俸薪皆出州縣徵解以充減一員省一員之供應大者姑未論即如兵馬指揮一員約計俸薪五百餘兩每員額設弓兵七名或八名約計工食五十餘兩每城革去三員可省銀一千五百餘兩即此

惟之凡京堂部屬監局衙門事務簡而員額多

行查議南京各衙門事簡而官全設者乞轉行南京
吏部將各衙門量其煩簡悉從裁酌員下俸薪勒限
停徵庶寬一分之惠近有在外革去訓導揭稱所革
俸資無從查考夫省官本以省費漫無究竟如此合
無通行查革已徵在官者作正支銷不得仍前埋沒
兩京衙門裁革官員及裁省俸薪 勅下該部一併
查銷庶官有定員食無冗費而于 國計未必無少
裨益矣冗員之不可不革者二也 三曰併差遣夫
奉 天子命以有事地方凡以按歷觀風拯民疾苦
職任不同要在為民則一事有定員不可更置也通

束縛節侈于儀文生民疲于奔命奉使轍跡聯絡道途迎送之擾供應之繁當事者雖日勤裁省而使大吏纔一舉動體統自別輒固有不得不然者比年歲不告登民力稱竭若不及時通變非所以廣德意而適時宜也姑以直隸言之臣曾任順德府推官每見巡按苦于無事可為而各差巡歷者一周覽間事務畢集夫直隸僅八郡耳實不逮一大省巡按者二臣各差胥得按歷之臣愚以巡按可以兼八郡而而武巡關二差乃其專職巡按可無與已至于臣事務可兼者通行酌議稍加裁省南直隸及各省兵備屯田水利等差可議併者一體裁酌至于

經月華地方添設兵備事寧之日相沿不已尤

至于各府通判多至二員三員者通行酌議可重
者革可省者省不惟供費之節縮足以紓民之力而
繁文既除亦可免多事之勞錯矣至于禁止迎送之
條尤宜一併申飭庶官省而民力可甦事省而官屬
無擾矣均乞 勅下部院從長計議以紓 國計差
遣之不可不併者三也 四曰催勘報夫懲貪之禁
不嚴則民生奚賴查勘之報不結則文具徒施邇因
貪黷自熾凡撫按糾劾有司抑甚者欽奉 明旨
提問追贓以禁貪黷以衛民生法禁亦嚴矣完銷者
十無一二玩忽故縱沿習故事者相夢焉殊非所以

彰法紀而昭官戒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通行查檢
近年行移提問勘合完過若干未完若干監追贓銀
完過幾分未完幾分逐一查門行各該巡按衙門嚴
限完報及遵照近日題覆輦邊事例速行歸結則法
令之布既足以昭大信于天下而剋剥于民者亦可
取之以償于民矣差內追完贓銀揭報該院以憑稽
覈倘有事由誣捏罪非自致顯有的據者亦須明白
具奏 請定奪毋重相徇之私而忘大公之義均
之一併通行庶事有歸結而法無枉縱勘報之不可
二五四也 五曰酌開納夫治有經常事貴通
融而行之惟其宜焉耳方今財用匱乏是歲計不

之末毫釐不可缺者及今若不措處而倉卒爲計惟
有賦一節爲足以救目前之急竊恐邦本所在關
繫匪輕年來兵餉之加倍于常賦而水災旱魃無處
無之小民亦嗷嗷待賑于上矣若剝肉充腸氣息雖
存而大命隨之其何能及也哉近因帑藏空虛專
官括索毫髮靡遺而州郡所積盡行徵解無復有存
焉者矣夫名器不可以假人而鬻爵非盛世事少知
治體者孰不知之臣愚以天下事執一者難以達化
通變者所以趨時方今民生困竭與其括索待盡之
民以傷國脈孰若取有餘之民以紓國計者之
爲得也哉國家任官之法極爲詳悉始焉官不輕

授而考選之必慎有司小吏少有不職監司者隨以
法繩之未嘗假借以恣縱其不肖而黜逐譴責未始
姑待于三年之後也夫親民之官不得而輕授矣閒
曹散局似亦可行也品秩之崇不得而濫加矣空名
虛銜似亦可與也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查酌可無
干礙選法者量行開納要亦時詘而通之以權取之
于民而無損于民者也開納之所當酌議者五也
凡此五者事非常經裁之可以善治時當變易措之
足以宜民要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省一事則
國家受一事之福其于 國計未必無涓埃之助也
勅下部院一併酌議見之施行臣等不勝願

功至于根本所在日望我 皇上崇儉德以先天下
諸凡上供錢糧足支一二年者 勅下該部查照
靖年間事例量行折色或三年停止或間年一行一
通融之間而匱乏以濟民困可紓矣至於服飾器用
尤宜節儉以昭 今德方今天下名雖治平而財用
匱乏實有莫測之憂 宵衣旰食此其時也尤望我
皇上亟加之意臣等不勝懇乞之至

定經制以裕財用疏

駱問禮

臣惟今日之所缺者非財用乎憂其缺則思致其盈
陛下之所以朝夕軫念而大小臣工所以仰承 德
意者非節用乎然 九重之尊 萬機之繁四海九

州之大非指揮可見即陛下欲刻意崇儉群臣欲
勵行徇國將自何處始今上下大小之用習焉故常
即一事少缺人皆嗷嗷不曰廢興則曰固陋不曰天
下之大何惜此小費則曰一人之見欲以亂此大經
不惟拘常者不知變通之計而當事者亦無以自解
於衆人之口衷益失宜措置乖度從而反費者有矣
蓋自古帝王之治有一定之經制布在方策班班可
考人惟不察故茫然莫措手足然舉而言之則人又
將笑且誚緣其言本五尺童子所共知者而臣率爾
言之以為獨得之見豈不迂腐然自古帝王經制之
言儉之實卒莫有此出者又安能別求其說是以

不遊譏謂為 陛下誦之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
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量入以為出嗚呼數年之外莫可加矣大學所謂財
則恒足者即此而已宋臣蘇軾所謂萬世之計者亦
此而已今誠急舉其議 勅下戶部統計天下一歲
常賦之入若干析為四分存留其一以三分待 國
用又計一歲所常用若干如某處以某事用若干某
事以某人用若干開立前件彙為書冊分布大小臣
工使各出所見某項可去某項可減詳議所以陸續
奏送然後會議畫一某項果可去某項果可減某項
雖不省然比之某項猶在可已不拘於故常不牽於

衆論去冗剔蠹必受其三分之數而後用而陛下
亦愈自節抑以下為蒼生上為宗廟中為社稷
苟可省者不以崇高自憚則經制之要節儉之實同
符帝王兼舉經傳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者庶
其在此何者蓋統天下財用之數合天下衆人之見
使同酌其所當然同識其所以然而後適於儉則不
惟當事者確有成筭不至倒施而居常習故者亦知
吾不得已之意可無他議得垂永久况天地生一世
之資自足一世之用今取民之法無所不周不必更
制而誠制其出決無不足於用之理唯今舉動
亦祖宗之舊而於帝王量入為出贏一用三

漢不加省故陵夷至此誠宜操切振勵而亟返其
則其始也雖若固陋急迫不足展舒而久之漸乎迫
其後則豐亨裕大之勢將有不可勝喻者孔子曰有
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智哉斯言誠以
孔子之意行古冢宰之法成王周公復生莫之或加
矣然方今 國計急若燃眉而臣且為此書生迂闊
之談非不自知顧帝王經久節用之實莫能出此出
於此則泄泄於始嗷嗷於終無名之徵剝削之實苟
可取辦一時者百出不顧以驅民於水火反裘負薪
同歸於敝而國將不可為矣今 國家苟且之計不
可謂不用矣以彞倫之堂為錢貨之地其始也不待

有識者皆患之而今則有識者亦視為當然矣市井
無賴朝得十金夕可舞文官府統袴蠹穉目不識一
丁足不履京師而義然冠服且有官守之責名器之
濫漸不可矣分遣臺臣括天下之遺聚之京師而不
知各郡縣先已坐匱此等不惟蠹政於今書之史策
且將為後日笑顧猶可泄泄不為之所而欲以苟且
不終日之計圖其目前哉臣故不避譏誚為陛下
言之抑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蓋
歲有豐凶則入有多寡禮之大倫必與之上下故曰
以三統禮誠不得已也今也歲無上下一切均禮闕
免之詔既不得不下則其不足之數於何取盈於

財之所以愈匱也誠定為經制以常賦之三分
矣仍於每歲之終計其所入少加盈縮如遇常賦
登則又當加損要不過其用三之數蓋量入以為
出而必不可量出以為入也魯君問年饑用不足
如之何有若曰盍徹乎自今言之可謂無策矣然
帝王經久為國為民之良圖卒莫能外此臣故不
避譏誚為陛下終言之如蒙乞勅該部議擬施行
則其盈縮斟酌之間尚當冒昧一二如曰書生之
談必不可行也則亦當更求其說如上下相顧坐
嘆而已則日甚一日恐更有不可為者臣不勝惓
惓懇望之至

清查欺冒以裨

國計疏

詹仰庇

臣惟理財者經

國之要務節用者為治之大端財

無

不理則綜覈無法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

無度而無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圖治之術也今天

下財用日竭在在倉庫空虛當事諸臣計無措處議

下群臣各陳所見以為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

言言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慚每于奉命巡

視之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得于

所見有裨財用者為皇上陳之臣于本年四月內

查得內監錢糧浩大租稅甚多其收納開支漫無稽

考行大使李可華查報去後隨據本官將本監各

庫廠作年例買辦開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臣仍批

臣仍批

行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俟
明回報間隨據內官監揭稱 先帝時凡遇傳報
急細巧 御覽器物雇覓各匠攢修及時買辦進貢
南方茉莉瑞香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 御前請出
銀兩本監量為增添自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前項傳
造器物愈見精美而四時進貢花草果品之類俱是
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些須聊以濟急所以不敢
言者別無別意蓋為節奉傳造不係外傳此內監所
切于忌諱者也如謂地租者房租者或云楊村寶坻
二處為言蓋二處地方乃九河下稍低窪澇泊所在
原非版籍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春夏收

牧馬匹本監題

准採行蘆葦苦蓋

皇木之用每

遇年豐收成之後量取此須以為般運蘆葦之費或

云山西廠臺基廠等畔租者案查先朝將本監各監

年老內官不能供事者出居外廠空閑餘地自行耕

種以為優老之需日積月滋漸為園圃本監量收地

租輸之公堂以備修飾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

隆慶元年九月內該細瓦廠官呈稱本廠街衢高峻

四面穢水灌注呈乞及時修理該先任太監李芳建

議令官協力修飾添造圍房每月量取房資以供傳

之之急又云如去歲成造園鰲山添顧匠役買辦物

料用費不貲不敢明載如修理宮後苑藥欄欽安殿

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
設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供進時鮮蔬菜
品并修理南城河南金海亭軒龍鳳船隻轆轤等項
及傳造寶雕渾貼金雲龍堅櫃龍箱擎臺香几等件
及成造白玉石等盆俱係本監委曲措處而于戶工
二部並無干預也等因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
內開親詣該監清查再三不肯開報但查得細瓦廠
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共三百九間廠內
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銀一百五十
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內外三十廠房共租
銀五十四兩糞廠每歲租銀五十兩此特舉其可查

之二耳至于楊村寶坻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城猪房猪獐鹿房馬鞍山大石窩周家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廠小石廠藍靛廠皇木廠共十四處則有地畝子粒抽分銀兩在京神木廠山西廠鑄鍾廠臺基廠淨車廠稻田廠楸棍土廠通妙宅隆福寺琉璃窪黑窪北果園柳花園洗花房河西花園土城花園外面漆作蜂窩東給廠共二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月報內備用廠金殿廠外冰窖廣通寺張越房西安門北小石廠海眼蘆溝橋狼岱地亦有租銀本監該管地方廣濶錢糧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細查前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開

報及查先蒙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御史陽
題 准自隆慶三年正月為始聽本科道逐將計
庫廠積貯合干錢糧照依供用庫查刷事例務求明
確數目戶工二部辨用商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會
同科道監收如有數目不明隱漏參差等項從重參
治及令帶管大使逐項登記出入之數本監往來文
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少有隱漏參差許本官
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該監供應御用器物
費雖浩繁照各庫關領工部辦納且有年例定額而
成造匠作又不係雇工覓資則供應有賴可免貽累
之難據查隆慶二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嘉靖

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裁減止用九千餘兩在正派之中尚可裁省則其無待前項房廠租稅以為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細瓦廠店房係內木石用在官匠作悉皆官錢楊村寶坻等處抽稅神木山西等廠地租原皆官地其間曾經題准者本監遂緣此侵漁以為民害夫何以朝廷之土地視為已有濫收租稅充入私囊懼言官聲其受冒之罪動則委諸供進難支則是利歸己而以罪歸諸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補內府不足之用則皆為公費也亦宜報之于官明白支銷孰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忌科道之稽

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
項房廠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司在外者行順天府
處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
吳求儒等質審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盡
報者逐一清查應革者議革毋滋之以蠹 國病
民應留者議留悉取解內庫公需應存多寡以
濟本監幫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查仍令
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者容科道
官查出叅奏及照楸棍一廠逼近西山該監假
借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耿隨卿
等稔知民病代為申奏已經該部覆奉 欽依
查勘太監李芳捏詞妄瀆仍舊侵奪取

煤射利各廠之中惟此一廠為害特甚誠妬國害民之尤者也仍乞 勅下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事例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餘混占小民山地盡數給還庶 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人君之奢侈四方係之以安危 朝廷之嗜好左右視之為趨向甚矣不可不慎也 臣切觀該監開稱成造圓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船鞦韆架傳造金櫃白王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吊取戶部銀兩在 廷諸臣將謂充足 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 臣不知其何取也蓋 朝廷費出于無經

小、或觥以為利用無一二而侵濫則十分之
至如成造圓鰲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
費無經其工可稽而遂報萬餘金即今一事之冒濫
若此他可知矣况當中外詘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
以正 宮闈俾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效尤
欺冒則 內帑用足何事取盈于邊輸而司 國計
者何至為賣官鬻爵之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
效忠少冀有裨 國用之萬一耳伏望 皇上念邊
餉措處之艱嚴群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
為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之冗費也悉亟
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 陛下者

是即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日端節儉成習而國計日裕矣

節財用恤小民以固邦本疏

李已

臣切聞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古之聖人豈志於為利而樂於貨財哉蓋言財者民之心財散則民怨聚則民附若邦之本本固則邦寧是理財一事而人心之向背國家之安危所由繫焉可不重乎以故臯陶告舜惟在安民而孔子論治國之道亦不過曰節用而愛人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者必先於節用然則有天下國家而為臣民之主者可不知此哉恭惟我朝

有四海 祖宗以來二百餘年之積其 帑藏之志
前古莫及加以 陛下即位凡百節省其於 賞賚
錫予舉無妄費宜乎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可也柰何
頻年庫藏空虛一歲之所入不足以供一歲之所出
此在平安無事大較已然設或 國家稍有多事不
知將何以應之臣是以日夜究心反覆謀計將欲取
之 內帑而 內帑供億已竭矣欲取之省直而省
直接括已盡矣開納之例雖為濟時之權而所入甚
少屯鹽之法雖為經國之計而獲利甚遲所恃以救
燃眉之急者不過復取之民焉矣臣思 國家取民
之法稅糧之外既有雜徵雜徵之外復有派料誅求

已盡於錙銖剝削直入乎骨髓而近年民生之饑饉
荐臻災傷屢至予遺之輩日不聊生以民財之耗民
生之困至於如此苟復追徵不已過焉窮逼誠恐饑
寒之衆奸宄之徒鼓釁於一呼勢成於群合雖有智
者知不能善其後矣事之可憂莫大于是書曰致治
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有
天下者可不急慮哉夫利國則害民愛民則病國然
則將何處乎臣聞古人有言國用盈虛在乎節與不
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為今日計亦在
節之而已舍是蓋無策焉節之之道何如一曰汰冗
員二曰革冗役三曰裁冗費此三言者乃古人之所

已試今人之所厭聞要之節財至計實不外此請為
陛下陳之 何謂汰冗員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故書謂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
謂官事不攝焉得儉一以防多事之擾一以省無實
之費也 祖宗朝法古為治官有定員俸有定額近
年事漸繁密官亦漸增兩京內外各有濫設之弊如
兩京各部寺屬在外司府州縣管糧管馬等官及
王府空閒官僚驛遞巡司邑丞郡判之類不可勝計
且在京武職冒濫太多徒取充位其間冒功陞賞老
幼不堪難以悉紀又如錦衣衛傳奉帶俸廕授等官
千百有餘皆歲支俸米占役校隸冗官之濫莫有甚

於此時者也若不痛加裁革則以有限之財而供無窮之費匱乏之患何日可已伏乞 陛下斷自宸衷勅各部院大臣通行各省撫按及錦衣衛堂官從公計議其於文僚某官可以兼攝某官可以裁削某事可以停罷備考武職原黃果係軍功世襲如有冒功陞職及老幼不堪者具 奏革退至於錦衣等官除該設無干 國紀外其餘傳奉帶俸廕授等項革或止冠帶榮身隨藝供事如更 聖恩優容當照依成化年間事例量為減支半俸更乞 聖命今後官舍軍民人等敢有冒功希賞奏帶錦衣職銜者加以上罪則事體不煩而 國家錢

可歲省數萬矣 何謂革冗役 臣照得 國家設

內外監局匠作之所皆以供膳服而備器用是故不

可缺者然必人通其藝事稱其食乃可收用邇年不

導 祖制工匠技藝舊續新增不知幾倍於昔又其

間私補替點占役影射頭緒繁雜奸弊叢集冒費

國計不可枚舉冗役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先年

諸臣屢曾建議率欲清查議管官司各惟便已從中

阻格 國家綱紀焉何如矣伏乞 陛下洞燭弊源

赫然釐革 勅下該部併司禮監會同各該衙門掌

印官協心經畫從公議處弔取戶部食糧文冊光祿

寺見支直米手本各衛軍匠寔大二縣民匠冊籍赴

各監局逐一查對詳細點審要見某監局原額某匠若干陸續增添若干其間有名無人老弱殘疾私補替點影射占役徑與開除其應留人數再驗精曉何藝內有不堪用者即行減退果係堪用應留人匠分別衙門藝業明白取具各該掌印正官執結備造年貌籍貫文冊分送本部并司禮監及光祿寺巡視科道等官循環備照如有逃亡事故不許徑自私補若果缺人公同再議則不惟工役有人而歲省錢糧亦非止千萬矣 何謂裁冗費臣考 國家賦民田土稅糧之外有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已不為不重矣

近年以來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

丁庫顏料光祿寺厨料太常寺特料以及器皿

隨時坐派不可勝數其間指一而科十者有之用千

而作萬者有之名奉公家利歸私室冗費之弊莫有

甚于此時者也若不及時裁處慮恐江河之水難實

漏匱也况今江河已竭哉伏乞 陛下以 社稷為

重以斯民為憂 勅下各該部寺查自嘉靖以來節

次派出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應天府順天府及南

北直隸府州縣一切買辦物料牲口果品及見追成

造解京軍器與夫 內府一應物料已未完數會同

五府六部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從長計議其

料合當存留某料合當蠲免某料合當量減某料合當暫停凡可節財裕民久遠良規議處停當上請

聖裁其果係急用者仍望勅下內府并各該衙門

會同該部計筭各庫有無合用若干方纔奏行該部

斟酌各該司府地方有無災傷分派前去辦納如有

似前多派侵欺冒破者該科道官重加叅究減一物

則事有一物之餘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日計者

少會計者多不必加賦而帑藏日見其充足矣以

上三首書所以節之於下耳至於身先作則尤在於

上望陛下念皇天之眷顧恤黎庶之艱難在

子惠困窮之心施節以制度之術凡百用度務從儉

何如昔日收珠今日買玉皆無益之費合當減省昔
在事不可追矣買玉之事不可急止乎已俯聽臣言
遂行罷止以後凡有妄費動思撙節則富庶之效可
獲小民之困可蘇萬萬年無疆之業端在於此不然
雖以泥沙為金瓦礫為粟亦未能有濟也惟 聖明
裁之臣愚不勝懇切企望之至

導成法明職掌疏

劉繼文

竊惟國家莫重於財賦而財賦莫大於內帑蓋凡所
積貯皆以備供用之需而出納繁文姦弊易生遠運
小民尤難完解故自開創之初凡 內府庫藏設有
科道巡視以監出納以釐宿弊所以為財用計為生

民慮者其意固深遠也迨我皇上踐祚以來敬

天法祖凡所規畫一遵成憲乃於御極之年

首納撫臣之請特復監局巡視一時中外臣民莫

不懽忻鼓舞咸頌我皇上仁聖雖古之帝王亦不

是過遵行已逾二載積弊漸除民方稱便適因言官

論事不合偶觸聖怒遂革監局科道此原興之自

我皇上議者猶以命令不信為我皇上新政惜

續該戶部以供用庫解到錢糧申明為巡視科道職

掌題奉聖旨這庫與局同遵旨行欽此伏覲前

旨原未及庫今若此是以供用庫與監局為無異

况果無異則既奉有明旨臣等何敢復言但庫

監局實則有不同者茲該部移文革差自是供月庫
無復有巡視之司矣臣等反復思之深有不安於心
焉敬為我皇上陳之蓋監局錢糧固為重大然多
由於內辦而外解者猶少若供用庫之錢糧比之監
局尤為浩繁額派外省又皆出於民運夫惟其浩繁
也則非巡視無以理其出納惟其出於民運也則非
巡視無以恤其困苦誠非監局可得而同也故該部
大臣謂考之 大明會典自景泰三年已有御史監
收之令甲 臣等查得嘉靖四十四年該庫為捏報燒
燬錢糧奉 旨查盤隨該戶部具題將供用庫錢糧
俱照光祿寺查刷事理今巡視科道一體兼管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遵行已久是供用庫之有廵
視固為先朝不易之成法與監局之添設於近日
者不同今一旦與監局同革則成法不遵恐非 陛
下法 祖立政之意傳之中外載之史冊將謂 陛
下因一時之疑誤廢先世之令典遂左右之私情
忘國家之大計或未免為聖政之累臣等備員
該科職掌所關若隱忍不言則瘼癘之累大矣故不
識忌諱輒敢冒瀆 天聽伏願我 皇上仰遵先
朝之典仍從計臣之言不泥於 成命不惑於先入
勅下戶部仍將供用庫錢糧復令科道照舊兼管巡
視庶法行自近 官府一體小民有所倚賴而 仁

恩以普 法令不致紛更而 國體攸全矣

豫處 國計以保邊圉疏

蕭廩

臣奉都察院劄付一道內開戶科給事中維遵題前
事戶部覆奉 欽依行令臣等條陳理財事宜在外
限三月以裏到部欽此財用誠為 國家大計詘乏
誠為今日深憂科部題覆誠為救時忠言 聖明欽
依誠為 經國至意臣子於此苟有一得之愚自當
百拜以 獻矧煩勒限開導敢自任情緘默乎顧臣
待罪言路一年有餘矣先該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
題行會議臣時不能一言非不能言也竊嘗攷理財
一事由嘉靖中年以來諸臣之題請部臣之議覆不

知凡幾矣自今觀之果無一之不行者乎即如今年
群臣之條陳部議之條件不知凡幾矣自今觀之除
臣等所奉清理邊費而外果有一之見行者乎夫

上有求言之意下有盡言之臣而事靡成功國鮮

實效何也毋亦事關重大者不敢言故所言類皆瑣

細而不足行與言涉貴近者不得行故所行類皆委

隨而不能遂與引前事以觀其效良可觀矣則雖使

白主持籌計然畫筴臣亦竊疑其無益何也苟無神

輸元運之謀則亦竟為盈庭築舍之舉也況一事屢

陳不無條貫錯雜一年屢議不無事體周章徒使

盈之世屢揚朝不謀夕之聲聖明之朝數蒙言

不能行之議故臣之不言非敢自異諸臣竊以
謀可省而國體尤所當重也况天地生財本有此
數今日雖云困詘之極百費未能悉充然苟力持節
省之心要以數年亦當漸復至其所為節省亦豈必
多言哉惟在聖明再加之意而已陛下誠弘投
珠抵璧之風益嚴匪頒好用之式常存為天下
守財之念時厯四海困窮之懷則慈儉之實自
足以格臣民之心而凡內外之蠹穴倖門自將改弦
易轍共圖節省以仰符聖心矣所出日省則所入
日增浮費日省一分則內帑日增一分固必然之
理也欲求長策又孰有大於此者乎且內帑之一

金郡邑之百金也郡邑百金之供閭閻十家之產也
陛下誠為 內帑惜其一金即為郡邑省其百金亦
即為閭閻全其十家矣 慈儉發於一念覆育徧於
萬民以裕 國計而所以培 國脉者胥此得之又
何事於他求耶此則微臣所知亦臣之所欲言者也
外此則非臣所知亦非臣之所能言者也 臣嘗逮事
先帝又嘗蒙 恩任使查刷光祿錢糧豈不知 陛
下用費節省比之嘉靖年間十減六七然猶狂瞽冒
昧以是為言者以為 聖性恭儉誠視 先帝有光
而所遭時勢則與 先朝迥異 先帝籍 累朝豐
裕之積又適四海殷盛之時故雖四十年興作尚可

古言而一時群臣凡遇取用亦自不必爭執此非

計之得人臣之順乃時勢之易也 陛下雖承 累

朝熙洽之餘實當 先朝匱乏之後自非萬分節省

不可康濟故一有取用則當事諸臣未免冒昧執奏

非會計之失人臣之逆乃時勢之難也 陛下誠

不以得失而責計部不以順逆而疑諸臣一 洞察

於時勢難易之間而理財之長策自可立見有不

必群臣之屢言不已者矣此尤微臣一念愚忠所欲為

陛下言之者亦未必非科臣部臣之所欲言者也伏

乞 皇上軫念時艱 留心 國計 赦臣狂瞽

鑒臣血誠少 賜省錄而力行之焉宗社幸甚生民

幸甚臣干冒威嚴無任激切懇祈之至